

《三门街》【七、八本】

主要角色

徐福禄：小生
白艳红：武旦
范其鸾：外
正德帝：末
徐文炳：小生
刘彪：净
丫鬟：贴旦
白母：老旦
桑黛：武生
蒋逵：小生
范夫人：老旦
范小姐：旦
婆子：彩旦
桑氏：旦
钱塘知县：末
黄贵：丑
八教师：副净

情节

七、八本开幕，“钱塘县审问命案，徐文炳屈打成招”、“蒲家林强盗，霸占蓬莱馆”、“蒋逵夫妻，夤夜被劫”、“争夺美貌妇人，兄弟大闹盗巢”、“徐福禄经过飞凤山，巧遇白艳红”、“桑黛连夜往扬州，访求众英雄，报仇雪恨”、“急书辞别，新郎逃出洞房”、“范丞相阖家守岁，白艳红暗递匿名帖”、“书童代主伸冤，冒死叩阍”、“范丞相奉旨出京，私行察访”、“刘家庄小千岁打猎”，“范丞相石洞受灾”。串演至此，又闭幕焉。

根据《戏考》第二十七册整理

【第一场】

（四青袍、二差役、钱塘知县上。）

钱塘知县（念） 官居钱塘令，为民断冤情。

（二地保引黄贵同上。）

黄贵（白） 叩见太爷，小人冤枉！

钱塘知县（白） 你叫什么名字？有何冤枉？一一诉来。

黄贵（白） 小人名叫黄贵。妻子梅氏被徐文炳因奸杀死。求太爷作主！

钱塘知县（白） 人命攸关，有何为证？

黄贵（白） 有摺扇为证。

钱塘知县（白） 呈上来。

（黄贵呈扇。）

钱塘知县（白） 来，将徐文炳速速传来。

（二差役接签同下。）

钱塘知县（白） 黄贵，你妻子被杀，你在哪里晓得的？

黄贵（白） 小人昨晚未曾归家。今日清晨到家，见大门紧闭，呼叫不开。小人将门踢开，见妻子在床上被杀。见有摺扇，知是徐文炳之物。是他因奸不从，将妻子杀死，因此前来报案。

（二差役引徐文炳同上。）

徐文炳（白） 叩见老父母。

钱塘知县（白） 你为何将黄贵妻子梅氏杀死？从实招来！

徐文炳 (白) 启禀老父母：晚生自幼读书，从来不曾做过苟且之事。还望老父母明鉴！

钱塘知县 (白) 现有你的摺扇在此，还敢抵赖！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

徐文炳 (白) 老父母吓！

(西皮摇板) 文炳堂前把话禀，
尊一声父母听详情：
自幼读书守本分，
怎敢持刀乱杀人？

钱塘知县 (白) 不动大刑，谅你不招。
来，看枷板伺候！

(二差役同枷徐文炳。)

钱塘知县 (白) 有招无招？

徐文炳 (白) 叫我招些什么吓！

二差役 (同白) 不招。

钱塘知县 (白) 收！

徐文炳 (白) 哎吓！

(西皮摇板) 一霎时只觉得神魂不定，
枷得我两腿鲜血淋。
无奈何我只得来招认，
老父母吓！

(白) 受刑不过且招承。

(西皮摇板) 叫他画供。

钱塘知县 (白) 将他收监。待等我申详上宪，俟回文到来正法。将人犯带下去。掩门！

(徐文炳画供。)

钱塘知县 (白) (众人同下。)

【第二场】

(桑黛上。)

桑黛 (引子) 侠义英雄，广交游，四海宾朋。

(念) 青春年少志刚强，蓬莱馆内把名扬。疏财仗义人钦仰，惯习拳棒与刀枪。

(白) 俺桑黛，人称俏哪吒，苏州人氏。我父曾任河南总镇，去世多年。我有一妹子，嫁与薛萝村秀才蒋逵为妻。是俺在这阊门外，开了一座酒馆，名唤蓬莱馆，广结天下英雄好汉。这且不言。只因此地，有一狂徒张志白，每每来与我寻衅，被俺两次将他打走。看他是定不与俺甘休，还须要提防一二。

(四下手、四英雄、蒲毬同上。)

蒲毬 (白) 桑黛可在里面？

桑黛 (白) 你等是哪来的？

蒲毬 (白) 俺乃蒲家林三大王蒲毬是也。

桑黛 (白) 我与你素不相识，你等到此则甚？

蒲毬 (白) 呔！想我弟兄三人在山寨为王，并不曾欺压你等。尔为何背地辱骂于俺，是何道理？

桑黛 (白) 有道是旁耳之言，不可深信。

蒲毬 (白) 休得胡言，招打！

(桑黛脱衣，起打，败下。四下手、四英雄、蒲毬同追下。)

【第三场】

(桑黛上。)

桑黛 (白) 众门徒走上！

(四英雄同上。)

桑黛 (白) 打吓！

(四下手、四英雄、蒲毬同上，同起打。四下手、四英雄、蒲毬同败下。四英雄、桑黛同追下。)

【第四场】

(〔急急风〕。四下手、蒲龙、蒲虎同上，蒲毬上。)

蒲毬 (白) 桑黛十分厉害，二位兄长前去会他便了。

(桑黛上。蒲龙、蒲虎同起打，桑黛败下。)

蒲龙 (白) 看桑黛逃走，我等就霸占了他的酒馆。

三弟，前去薛萝村，将那蒋家的美人抢到山寨，不得有误。

蒲毬 (白) 遵命。

(蒲毬领四下手同下。)

蒲龙、
蒲虎 (同白) 一同回山去者。

(蒲龙、蒲虎同下。)

【第五场】

(蒋逵、桑氏同上。)

蒋逵 (念) 心跳心惊，

桑氏 (念) 坐卧不宁。

(蒲毬随四下手同上。)

蒲毬 (白) 来此已是，打进去！

(蒲毬、四下手同拥进。)

蒲毬 (白) 抢！

(下手甲背桑氏，三下手同捆蒋逵，四下手、蒋逵、桑氏、蒲毬同下。)

【第六场】

(四龙套、蒲龙、蒲虎同上。)

蒲龙、
蒲虎 (同念) 三弟去抢亲，未见转回程。

(蒲毬、四下手、蒋逵、桑氏同上。)

蒲毬 (白) 参见二位兄长。

蒲龙 (白) 美人可曾到手？

蒲毬 (白) 已被小弟抢来了。

蒲龙 (白) 待我看来。

果然是一美貌的女子。这是何人？

蒲毬 (白) 这就是他的丈夫。

蒲龙 (白) 将他押至后面。

(四下手推蒋逵同下。)

蒲龙 (白) 将这美人带至后面，叫她去梳洗，以待今晚成亲。

(婆子上，引桑氏同下。)

蒲龙 (白) 来，看酒伺候。

(蒲龙、蒲虎同饮酒。)

蒲毬 (白) 吓大哥，今日小弟将这美人抢来，自然是与小弟作妻子。小弟不便多饮，少时还要去结丝罗。

蒲龙 (白) 三弟说哪里话来。自古道：家有长子，国有大臣。那美人虽是贤弟抢来，还该让给愚兄才是正理。

蒲毬 (白) 大哥此言差矣。虽然是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怎奈那美人是小弟抢来。今若让与大哥，小弟岂不是白白费尽这虎狼之力了吗？

蒲龙 (白) 你何不知自量！我意已定，谁敢拦阻！

蒲毬 (白) 我倒不知自量？美人是我抢来，看哪个敢要！

蒲龙 (白) 你再若多言，莫怪为兄的打你。

蒲毬 (白) 吓！你休得逞能。你还要打我？似你这样无耻之徒，我若不看在手足的分上，我定将你一刀两段！

蒲龙 (白) 休得胡言。招打!
 (蒲龙、蒲毬对打, 蒲虎拦。)
 蒲虎 (白) 大哥、三弟息怒。我有一言, 最为公道。你二人请坐, 听我道来: 想我弟兄乃是三人, 那美人只是一个。若让与大哥, 我与三弟岂不是落了空了? 若是三弟占了, 我与大哥又落空了。一个美人, 万不能分为三段。我弟兄三人, 岂可为一美人伤了手足的和气? 我有一法: 从今日起派喽兵各处寻访, 再寻上两个美女抢上山来, 每人得一个, 一齐花烛, 同入洞房, 岂不是大妙? 大哥、三弟切不可争斗。倘有不依从者, 按军令施行。大哥、三弟以为何如?
 蒲龙 (白) 此言甚是公平。须叫喽兵速速下山寻访。
 蒲虎 (白) 全在小弟身上。后帐摆宴, 大家痛饮。
 (蒲龙、蒲虎、蒲毬同下。)

【第七场】

(徐福禄上。)
 徐福禄 (西皮摇板) 披星戴月往前进,
 晓行夜宿不留停。
 (白) 俺, 徐福禄。在徐公子府中, 当了一个书童。只因我家公子被黄贵诬告, 屈打承招, 问成死罪。是我心中不忍, 与夫人商议, 写了冤状, 去往都中叩阍。天色尚早, 就此马上加鞭。
 (西皮导板) 徐公子待我恩非小,
 (西皮流水板) 谁知平地起风潮。
 黄贵无故来诬告,
 屈赖公子为哪条?
 县官用刑将他拷,
 受刑不过竟承招。
 因此公堂上了镣,
 披枷带锁在监牢。
 秋后处决命难保,
 气得我心中似火烧。
 写下冤状将他告,
 都中叩阍走一遭。
 催马直奔阳关道,
 哪怕虎穴与龙牢。
 (西皮摇板)
 (徐福禄下。)

【第八场】

(丫鬟引白艳红同上。)
 白艳红 (唱) 丫鬟带路下山林,
 寻找走兽和飞禽。
 (白) 奴家白艳红。今日天气清和, 山中闷闷不乐。下得山来, 要打些飞禽走兽。丫鬟, 到后山去者。
 (唱) 主仆二人往前走,
 那旁来了一书生。
 (【水底鱼】。徐福禄上。)
 白艳红 (白) 呔! 你是何人, 竟敢打我山前经过? 留下买路银钱, 放你过去。
 徐福禄 (白) 哎吓二位小姐, 我乃行路之人, 并未带得金银。望求二位小姐放我过去。
 白艳红 (白) 听你之言, 不像此处人氏。你细细讲来, 饶你性命。少有半字虚言, 管叫你刀头做鬼。
 徐福禄 (白) 我姓徐名叫文炳。我父在世, 曾做吏部天官。我母祝氏现在高堂。只因进京求取功名, 不料在店中小仆身亡, 因此匹马单身来至此地。还求二位小姐饶命!
 白艳红 (白) 原来是一位宦门的公子。

(白艳红附丫鬟耳。)

丫鬟 (白) 你既是一位公子，我家小姐请你到山寨一叙。
徐福祿 (白) 我有事在身，实难耽延。
丫鬟 (白) 叫你上山，并无歹意。来，随我们走。
(丫鬟牵马，徐福祿、白艳红、丫鬟同下。)

【第九场】

(白母上。)

白母 (唱) 母女山林把身隐，
女儿亲事常挂心。

(丫鬟上。)

丫鬟 (白) 叩见老夫人。
白母 (白) 罢了。你同你家小姐下山打围，打了多少飞禽走兽？
丫鬟 (白) 并未打得禽兽，倒带了一位公子回来。此人乃是宦门公子。我家小姐甚是爱他，已把他带上山来。老夫人看看这个人可以配得过我们的姑娘罢？
白母 (白) 你叫他前来见我。
丫鬟 (白) 遵命。
徐公子，你这儿来。

(徐福祿上。)

丫鬟 (白) 上面坐的是我们太夫人，你去见见，一定有便宜给你。
徐福祿 (白) 夫人在上，小生这厢有礼。
白母 (白) 果然是一位年少书生。公子少礼，请坐。
徐福祿 (白) 谢坐。
白母 (白) 请问公子尊姓大名，从何处而来？
徐福祿 (白) 小生徐文炳，乃钱塘人氏。我父在世，曾为天官。我母祝氏，现在高堂。是我进京求名，不幸店中小仆身亡，因此匹马单身来至此山。
白母 (白) 既是宦门之后，这倒是天假之缘了。吓公子，老身白氏，先夫在日也曾作过总兵。只因为奸臣刘瑾所害，我母女逃难到这飞凤山，路遇草寇。是我女儿与二个丫鬟，俱会武艺，将草寇打败。他们就请我母女在山寨为尊，因此暂作权宜之计。吾女名唤艳红，年方二八，尚未许人。老身欲将小女许配公子，也算是门当户对。公子料无推辞了。
徐福祿 (白) 告便。
白母 (白) 请便。

(徐福祿背供。)

徐福祿 (白) 且住！想我今日误入此山，蒙夫人见爱，要与我结为婚姻。我若不允，定为刀下之鬼。不免姑且应承，再作道理。
吓夫人，既承宠命，敢不允从，特恐有辱门楣，深为惭愧。
白母 (白) 不必太谦。今日即是良辰，正好洞房花烛。
徐福祿 (白) 启禀岳母大人：小婿虽然遵命，只因家有老母在堂，不告而婚，于理不合。姑俟小婿回转杭州，禀告家母，当遣媒妁，前来迎亲。若今日就行花烛，还就断断不敢从命。
白母 (白) 公子不必推辞。请至后面。
徐福祿 (白) 咳，这是从哪里说起！
(徐福祿下。)
白母 (白) 丫鬟过来。吩咐外面众喽兵，叫他们悬灯结彩，准备小姐今晚成亲。
(白母下。)
丫鬟 (白) 遵命。
(丫鬟下。)

【第十场】

(桑黛上。)

桑黛 (白) 且住！适才被张志白两个狗贼，搬来了蒲家兄弟，将我的酒馆夺去。是我去到薛萝村内，寻找蒋豹。那蒋豹去往扬州打擂去了。那蒲家贼子，竟自率领多人，将我家姊姊姊丈一齐抢上山寨去了。这便怎样处？也罢！我不免去至扬州，寻访李广。想天下的英雄，必皆在扬州打擂。我去到那里，搬请众家兄弟，同打蒲家林，以救我姊姊姊丈归来便了。

(桑黛急下。)

【第十一场】

(〔牌子〕。丫鬟扶白艳红同上，徐福祿上。白艳红入帐，徐福祿持灯照门。)

徐福祿 (白) 小姐！
她倒睡着了。想我福祿，只望进京叩阍，替我家公子明冤。不料来到这飞凤山前，遇见白家小姐，要与我成婚。本当不允，又恐性命难保，只得勉强从下。只是如此耽延，那时上宪的回文一到，我家公子性命难保。思想起来，好不烦闷人也！

(二黄慢板) 有福祿在洞房自思自恨，
思想起这件事好不伤情。
在杭州奉了我夫人之命，
到京中递冤状前去扣阍。
又谁知飞凤山又入险境，
遇见了白家女要把亲成。
倘若是恋新婚留连不进，
岂不是误了我公子残生？

(二黄摇板) 左思量右展转心中不定，
倒不如留柬帖私自逃生。

(白) 看案上现有笔墨在此，不免留下柬帖，将我的行踪名姓写出，私自逃走。倘若日后搭救我公子出了监牢，再与此女成亲有何不可？待我速速写来。

(二黄摇板) 我这里浓墨写书信，
字字行行写分明：
徐文炳他是我家主名姓，
我的名叫福祿是他的书童。
都只为替公子嚷冤雪恨，
投御状到京都前去叩阍。
倘若是救出了公子性命，
那时节定然要与小姐成亲。
徐福祿今日里把真情道尽，
因此上私下山投奔都城。

(白) 书信写明留在案上。趁此四下无人，不免逃走了罢！

(徐福祿开门，急下。白艳红醒，两旁看。)

白艳红 (白) 吓，公子他往哪里去了？他往哪里去了？这案上有柬帖一封，待我看来。

(〔吹牌子〕。)

白艳红 (白) 原来他私自逃走。
丫鬟快来！

(丫鬟上。)

丫鬟 (白) 小姐什么事情吓？

白艳红 (白) 那徐公子他是何人？

丫鬟 (白) 他不是徐公子吗？

白艳红 (白) 他乃是徐公子之书童，名叫福祿。

丫鬟 (白) 原来他是假充字号。

白艳红 (白) 他今已逃走了。

丫鬟 (白) 怎么他跑啦？这可是靡有听见说过，新郎会跑啦！

白艳红 (白) 谅他逃走不远，你我一同赶上前去。

丫鬟 (白) 好！咱们去追他去！

(白艳红、丫鬟同下。)

【第十二场】

(徐福祿上，转场。白艳红、丫鬟同上，同拦。)

白艳红 (白) 胆大狂徒，你往哪里走！
 徐福祿 (白) 暖吓小姐吓，望乞饶命！
 白艳红 (白) 我把你这狂徒！既然与奴结为婚姻，为何私自逃下山去？似你这样忘恩无义之徒，休走看剑！
 (丫鬟拦。)
 丫鬟 (白) 小姐且休动怒，容他说个明白再杀不迟。
 白艳红 (白) 你且讲来！
 徐福祿 (白) 小姐容禀：我名福祿，本是徐公子家童。只因主冤未雪，上京叩阍。惟恐说出真情，性命不保。因此假冒公子之名，不意为夫人抬爱，结为秦晋。那时福祿虽然应允，只想将公子冤枉招雪，即请公子前来成亲，两全其美。哪知夫人就叫当日即入洞房。想福祿乃一童仆，怎敢与主母成婚？因此情急无奈，留下书信一封，说明此事。去往京都，搭救我家公子性命。话已说明，还望小姐开天高地厚之恩，饶恕福祿一死！
 白艳红 (白) 你此言差矣！奴奉母亲之命与你结婚，并不曾见过徐公子之面。况古人有云：好马不配双鞍鞵，好女不配二夫郎。女子从一而终。你虽是徐家书童，这也是天假良缘，前生造定。你既要代主伸冤，奴家也不拦阻于你。你且随我上山，再做道理。
 徐福祿 (白) 再若迟延，只恐公子的性命难保。
 白艳红 (白) 叫你随我回山，也就为的搭救你家公子。奴看你小小年纪，恐怕此去不能成功，奴家还要暗地帮助你。
 徐福祿 (白) 既蒙小姐开恩，福祿敢不遵命！
 白艳红 (白) 丫鬟带马，同回山寨去者。
 (徐福祿、白艳红、丫鬟同下。)

【第十三场】

(范其鸾上。)

范其鸾 (引子) 列位三台，调和鼎鼐。
 (白) 老夫范其鸾，大明驾前为臣，官拜当朝首相。今当除夕——
 (院子暗上。)
 范其鸾 (白) 明日就是新年。不免请夫人出堂，共饮一回。
 家院后堂传话：请夫人出堂。
 院子 (白) 请夫人、小姐出堂。
 (范夫人上，范小姐随上。)
 范夫人 (念) 夫受皇家爵，妻沾雨露恩。
 (白) 老爷！
 范其鸾 (白) 夫人请坐。
 范小姐 (白) 参见爹爹。
 范其鸾 (白) 罢了。一旁坐下。
 范小姐 (白) 多谢爹爹。
 范夫人 (白) 唤妾身出来，有何话讲？
 范其鸾 (白) 今当除夕之日，请夫人出来同饮饯岁之酒。
 范夫人 (白) 将宴摆下。
 范其鸾 (西皮原板) 夫妻们在二堂一同饮宴，
 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范夫人 (西皮原板) 椒花献瑞把岁钱，
 爆竹连声迎贺新年。
 范其鸾 (西皮原板) 一霎时只见那灯光闪闪，

(白艳红上桌看，拊信。)

范其鸾 (白) 吓！
(西皮摇板) 只见一物落筵前。
(白) 家院，你看空中落下一物，拿来我看。

(院子拾信。)

院子 (白) 乃是一个柬帖。
范其鸾 (白) 呈上来：
(念) “郊天礼毕，有人叩阍。冤沉海底，屈枉当伸。莫负义仆，丞相留心。”

范夫人 (白) 老爷，这柬帖之上写些什么？
范其鸾 (白) 是民间有一件冤枉之案，有个义仆明日在万岁驾前叩阍，叫老夫留心察看。
范夫人 (白) 原来如此。
范其鸾 (白) 但不知这帖儿是从何处来的？
范夫人 (白) 民间既有此冤狱，老爷明日倒要留心在意。
范其鸾 (白) 那个自然。将宴撤下。正是：
(念) 混浊不分鲢共鲤，水清方见两般鱼。

(众人同下。)

【第十四场】

正德帝 (内西皮导板) 全副銮舆出宫庭，
(四大铠、四太监、三朝臣、范其鸾、二内侍、正德帝同上。)

正德帝 (西皮原板) 君安民乐五谷丰登。
各国不敢刀兵动，
一统山河享太平。
(西皮摇板) 内侍臣摆驾坛庙进，
郊天祭地告苍穹。

(【细吹打】。正德帝拈香，正德帝、三朝臣、范其鸾同拜。)

正德帝 (白) 众卿摆驾回宫。

范其鸾、
三朝臣 (同白) 吓！
(【泣颜回】。四大铠、四太监、三朝臣、范其鸾、二内侍、正德帝同大转场。)

内侍甲 (白) 前面为何不行？
四大铠 (同白) 有人叩阍。
(徐福禄上。)

徐福禄 (白) 冤枉！
四大铠 (同白) 小童叩阍。
内侍甲 (白) 启万岁爷：今有一小童拦驾叩阍。
正德帝 (白) 唔！小小的孩童，竟敢犯驾。
金瓜武士，推去斩了！

范其鸾 (白) 且慢！
正德帝 (白) 范相为何拦阻？
范其鸾 (白) 臣启万岁：想那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看这孩提既然冒死前来，其中定有冤枉之事。他若有状纸，且看他所告何人。

正德帝 (白) 内侍，看他有状无状？
内侍甲 (白) 那一小童，你可有状子没有？
徐福禄 (白) 状子呈上。
(内接甲呈。)

正德帝 (白) 待孤看来。
原来是为主伸冤，屡经上控，俱遭斥驳。
吓范相，就命你将这小童带回府去，细细审问，据实复奏。

范其鸾 (白) 臣领旨。
(范其鸾拉徐福禄同下。)

正德帝 (白) 摆驾回宫。

(〔吹牌子〕。众人同下。)

【第十五场】

(四龙套、范其鸾拉徐福禄同上。)

范其鸾 (白) 那一小童，你主人有何冤枉？你要从实讲来。倘有半句虚言，管叫你刀下做鬼！
徐福禄 (白) 相爷容禀：小人名叫福禄，乃是徐文炳之家童。我家公子被黄贵诬告，因奸杀害他的妻子梅氏。想我家公子，乃是冀门秀士。平日只知读书，焉能持刀黑夜杀人？那县官不加详察，只以摺扇为凭，严刑拷打。我家公子是一年少书生，受刑不过，只得屈打承招。小人不顾生死，特来呈告御状。望求相爷开天高地厚之恩，将我家公子奇冤伸雪。就将小人千刀万剐，死而无怨！
范其鸾 (白) 但是你既无有人主使于你，你这状子是何人所写？
徐福禄 (白) 状子是小人所写。
范其鸾 (白) 你是一小小书童，焉能写得此状？老夫不信。
徐福禄 (白) 相爷若不相信，小人还能当面写来。
范其鸾 (白) 来，看笔砚叫他写来。
(院子送笔砚，徐福禄写。〔吹牌子〕。)
范其鸾 (白) 果然写得不差。倒看不出，小小书童竟有如此才学。看此案定有冤枉。来，将福禄押在外面，待老夫上朝奏明圣上便了。

(众人同下。)

【第十六场】

(四太监、二内侍、正德帝同上。)

正德帝 (西皮摇板) 金钟三响王登殿，
文臣武将列两班。
内臣摆驾九龙口站，
一统山河乐安然。

(范其鸾上。)

范其鸾 (西皮摇板) 撩袍端带上金殿，
品级台前奏天颜。
(白) 范其鸾见驾，吾皇万岁！
正德帝 (白) 范相平身。
范其鸾 (白) 万万岁！
正德帝 (白) 上殿有何本奏？
范其鸾 (白) 臣奉旨审问叩阁的孩童，他道他的主人被人诬告，屈打承招。因此不顾生死，前来投告御状。请万岁定夺。
正德帝 (白) 既然民间有此冤案，就命卿家去到杭州，详细审问，照例治罪，以申国法。福禄犯驾，姑念其小小年纪，竟能冒死救主，其志可嘉，免其加罪。领旨下殿。退班！

(四太监、二内侍、正德帝同下。)

范其鸾 (念) 金殿领圣命，杭州洗冤情。
(范其鸾下。)

【第十七场】

(刘彪上。)

刘彪 (引子) 独霸镇江，压官府，自逞豪强。
(念) 不读诗书喜刀枪，最爱美貌女娇娘。我父在朝专国政，谁人不知寿春王。
(白) 某刘彪，吾父刘瑾，陪王伴驾，为九千岁之职。是某居住镇江，倒也逍遥自在。看今日天气清和——

(四青袍、丑院子同暗上。)

刘彪 (白) 不免到郊外射猎一回。

来！
 丑院子（白）有。
 刘彪（白）有请众位教师。
 丑院子（白）有请众位教师爷。
 （八教师同上。）
 八教师（同念）自幼生长在绿林，刘氏门中暂安身。
 （同白）参见小千岁！
 刘彪（白）众位教师少礼。
 八教师（同白）唤我等前来，有何吩咐？
 刘彪（白）看今日天气清和，你我同到郊外打猎操演拳棒。
 八教师（同白）我等奉陪。
 刘彪（白）带马！
 （西皮摇板）我父专权在朝纲，
 谁人不知寿春王。
 人来带马郊原往，
 行围打猎走一场。
 （刘彪趟马，众人同下。）

【第十八场】

（范安、范保引范其鸾同上。）
 范其鸾（唱）乔装改扮下舟船，
 刘家庄上访奸谗。
 （白）老夫范其鸾。今奉圣命，去往杭州审案。来在镇江地面，闻听人言：刘瑾之义子刘彪在此无所不为。是老夫乔装改扮，要去私访他此一番。
 范安，范保！
 范安、
 范保（同白）有。
 范其鸾（白）你二人远远相随。吾到刘家庄前走走。
 范安、
 范保（同白）遵命。
 （范安、范保同下。）
 范其鸾（唱）奸贼在此乱胡行，
 暗地去到刘家门。
 （范其鸾下。）

【第十九场】

（八教师、丑院子、刘彪同上。）
 刘彪（白）大家操演起来。
 （八教师同打拳。刘彪三笑。范其鸾上。）
 范其鸾（白）看此人莫非就是刘彪？待我向前看过。
 （范其鸾看。）
 刘彪（白）你是何人，竟敢在此窥探孤家！
 来呀，与我将他拿下！
 （八教师同绑范其鸾。）
 刘彪（白）就此回庄！
 （众人同下。）

【第二十场】

（范安、范保同上。）
 范安、

范保 (同白) 我家相爷竟被这伙贼人绑了去了。待我二人赶上前去！
(范安、范保同下。)

【第二十一场】

(八教师、丑院子、刘彪同上。)

刘彪 (白) 将那人与我绑上来。

(八教师推范其鸾同上。)

刘彪 (白) 你何人？窥探孤家是何道理？

范其鸾 (白) 启千岁：我乃是江湖术士，专为人看相算命。

刘彪 (白) 原来是一个算命的先生。

范其鸾 (白) 我乃是异乡人氏，初至此地，不识路境。来在此地，又不曾见过拳棒。因见千岁在此打拳，一时躲避不及，冒犯尊颜，望祈恕罪！

刘彪 (白) 既然是个外乡人。
来，与他松了绑。

范其鸾 (白) 多谢千岁！

刘彪 (白) 你既会看相，来，与孤家看上一相。

范其鸾 (白) 千岁将尊冠望上升一升。千岁爷好相吓！

(念) 天庭饱满地格方，两眼如同日月光。浓眉高鼻真贵相，日后定有并肩王。

(白) 千岁日后有一字并肩王之位！

刘彪 (白) 你待怎讲？

范其鸾 (白) 一字并肩王之位！

刘彪 (笑) 呵哈哈哈哈哈！

(白) 来，赏他十两银子。

丑院子 (白) 千岁爷，你猜他是谁吓？

刘彪 (白) 他是哪一个先生？

丑院子 (白) 他是当朝宰相范其鸾。他奉命到杭州审案，路过镇江。他来咱们这儿私访来啦！

刘彪 (白) 就是他？

范其鸾 (白) 你休得多言。我是个乡下人吓！

丑院子 (白) 我去年在京城里在我们王爷那里常见你，岂有不认识你的吗？

刘彪 (唱) 骂一声其鸾真胆大，
竟敢前来探孤家。

人来与我乱棍打，

霎时叫你染黄沙。

丑院子 (白) 启禀小千岁：这个人打不得。

刘彪 (白) 为何打不得？

丑院子 (白) 他乃是钦差大臣。要将他打死，倘被外人知道，传到京中与千岁有些不便。

刘彪 (白) 依你之见？

丑院子 (白) 依小子之见，将他送到后面石洞里去，活活把他饿死。管保一个人也不知道。

刘彪 (白) 好！搭至后面。

(八教师抬范其鸾同下。)

刘彪 (白) 范其鸾！范其鸾！

(念) 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刘彪下，丑院子随下。)

(完)